

论西汉在西域的“众建其国”之策

李培志¹, 高娜²

(1.鲁东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2.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初级中学, 山东 烟台 264025)

摘 要: 西汉经略西域的“众建其国”之策, 先后主要运用在姑师和乌孙二国。通过这一政策, 西汉政府成功地削弱了西域的亲匈奴势力, 达到了“分而治之”、保持西汉对西域有力控制的目的。

关键词: 西域; 众建其国; 策略; 控制

中图分类号: K2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76 (2007) 01—0037—04

西汉对西域的经略, 历来是秦汉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点。关于西汉经略西域的政策, 先贤们的论述多集中于屯田、以夷制夷、武力征伐、和亲等等, 其中亦多真知灼见。然笔者观西汉对西域的经略, 尚有“众建其国”之策, 似乎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下便试陈管见, 以期抛砖引玉。

“众建其国”之策, 发端于西汉王朝解决诸侯王问题的努力, 最早倡自文帝时期的贾谊。《汉书·贾谊传》载其言曰: “……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1] (P2237)}武帝时期, “(主父) 偃说上曰: ‘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 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 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 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朔京师。今以法割削, 则逆节萌起, 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 而适嗣代立, 余虽骨肉, 无尺地之封, 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 上以德施, 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从主父偃的谈话中, 我们可以得知, 相对于军事斗争和“削藩”政策而言, “推恩令”既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 同时亦博得皇恩浩荡的美名, 可谓一举两得。林剑鸣先生由《汉书·王子侯表》统计, “推恩令”颁布之后, 推恩封侯者达一百七十八人之多^{[2] (P393)}。于是“不行黜陟, 而藩国自析”, 结果, “则王子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矣”^{[2] (P369)}。至此, 诸侯王已不能再形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 武帝之后亦鲜见诸侯王举兵反叛, 显然力量

已大为削弱, 这其中“推恩令”即“众建其国”之策功不可没。

西汉时西域诸国的形成, 一部分是由于西域的自然地理原因, 另一部分则是西汉在西域推行“众建其国”之策的结果。关于西汉在西域的“众建其国”之策, 古人已有所涉论。《汉书·西域传》传首即言: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 本三十六国, 其后稍分至五十余……”。颜师古注曰: “司马彪《续汉书》云至于哀、平, 有五十五国也。”王先谦在《汉书补注·西域传》中“及破姑师, 未尽殄, 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一句注中也曾引周寿昌之言曰: “周寿昌曰: 此都护分之也。后书云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 非也。观五十国皆属都护, 惟五国不属, 可证此番之分, 即三十六国分为五十余国之渐。匈奴分为五单于, 而匈奴遂衰; 西域分为五十五国, 而西域遂弱。此亦众建而小其力之义也。”^{[3] (P1613)} (按: 标点为笔者所加, 如有不当, 与引文无关。)周寿昌所言的“众建而小其力”, 亦即本文所言的“众建其国”之策也, 而“小其力”则一语点明了“众建”的目的所在。

以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立为标志^①, 西汉在西域的经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西域都护设立之前, 西汉在西域的经营, 以防备与驱逐匈奴势力为主要目的; 西域都护设立之后, 匈奴渐渐沦为西汉

收稿日期: 2006—10—15

作者简介: 李培志 (1977—), 男, 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2004 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 秦汉史;

高娜 (1976—), 女,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初级中学一级教师。

的外藩,此时西汉在西域的经营,除了兼有防备匈奴之外,主要的已经有将西域纳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范围之下的目的了。这可以称为西汉经营西域的第二个阶段。

然而不管西汉经营西域的目的何在,“众建其国”之策始终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一阶段经营西域的过程中,“众建其国”之策主要运用在姑师(车师)^{[3] (P1613)}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神爵二年),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

关于分国的具体内容,各家的看法并不一致。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徐松曰分姑师为车师前后国,且弥东西国,卑陆前后国,蒲类前后国,共八国。《后书》以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为车师六国,不数西且弥与卑陆后国者,或已为他国所并。”^{[3] (P1613)}余太山先生认为山北六国即“蒲类前后国、东西且弥国和卑陆前后国”^{[4] (P42)},与徐松看法基本一致。而岑仲勉先生认为:“……卑陆前后、郁立师、劫、车师都尉及车师后城长,是为山北六国。”^{[5] (P552)}周振鹤先生则指出:“‘乌贪髻离、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劫国、狐胡、山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均为天山东段南北诸国。这十数国基本上皆自武帝时的姑师分裂而来。……当由车师前后王与山北六国再度分割而成。”^[6]笔者比较赞同周振鹤先生的看法,即姑师分国先后有两次,第一次分裂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余下的车师诸小国当由车师前后王与山北六国再度分割而成。

与西汉在内地采用“推恩令”分立诸侯国而削弱其实力的目的一样,分立姑师也是为了削弱姑师,以便控制。而西汉分立姑师更重要的是为了与匈奴在西域抗衡。

首先,姑师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汉匈双方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姑师属于“当道”之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沿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由于姑师靠近匈奴,通过姑师,匈奴不仅可以牢牢控制北道诸国,并可以通过车师前王廷,插手南道诸国。“而汉朝控制车师则可直接威胁匈奴右方,并能保护北道交通……”^{[7] (P74)}而且,姑师一带土地肥沃,适于屯田^②。“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

其次,分国之前的姑师,亦是西域大国。在古代中国,人口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也是国力强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西域诸国也不例外,人口的多少,决定了其国实力的强弱。周振鹤先生曾引用荀悦的观点认为:“荀悦视三十六国为两等。其中二十七国是‘小国’,‘小者七百余户,上者千户’;另外九国是‘次大国’,‘小者千余户,大者六七千户’。”^[6]以《汉书·西域传》中所录各国的人口为标准来计算,姑师诸国合计人口达3442户,仅仅落后于龟兹6970户,难兜5000户,焉耆4000户,而与姑墨相差无几,在西域可谓举足轻重,是理所当然的西域“次大国”了。所以匈奴和西汉都要极力控制姑师,以至双方有“六争车师”之苦战^③。

由于给养的问题,汉军在车师始终无法长期坚持。每次争车师,汉军一退,车师立即就成为匈奴的天下。所以在汉匈双方斗争中,车师多倾向于匈奴。郑吉屯田车师时,只300人,后1500人尽守车师,反而被匈奴数千人围困于车师城中。“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于是郑吉被救之后,车师屯田旋即放弃。对于想控制北道的西汉来说,时时附属于匈奴的车师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无怪乎西汉要在无法全面控制车师的情况下,对其采取分而治之、“众建其国”的政策了。

由于姑师被“众建其国”,“国虽众,而户绝少,西域都护属国之中,户数最少的六个(百户以下)就在这里”^[6]。其作为一个统一的西域大国的实力及影响遂被消耗殆尽,无法使匈奴发挥它在与西汉斗争中所应起的作用。即使匈奴得到了姑师中的几国,其战略价值亦无法与得到整个姑师相提并论。而对于西汉来讲,尽管在西域的驻军数量并不算多,但却可以经常征发城郭诸国兵,共同参与对匈奴的军事行动。这些兵力对付匈奴和整个姑师国或许不占什么便宜,然而对于姑师分国之后的各个小国来说,这些兵力就有了很大的优势。于是各个小国便容易被西汉各个击破,不得不倒向西汉;即使不倒向西汉,也起不到应有的威胁作用了。而西汉政府则可以采取步步为营的政策,东向屯田,逐国以争姑师旧地,从西方不断威胁匈奴。

神爵二年日逐王降汉,郑吉迎日逐王,并破车师,姑师旧地遂全归属于西汉,“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使郑吉并护西域南北两道,设立西域都护,统一管辖西域。西汉与西域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即西汉经营西域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众建其国”之策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乌孙国。(按:狭义西域诸国并不包括乌孙,本文论述时取广义的西域概念。)

乌孙,于西域诸国最大,“户十二万,口六十

三万, 胜兵十八万八千人”。故西汉从武帝时, 便以公主妻乌孙昆弥, 希冀联络以抗匈奴。而匈奴亦以女妻之, 乌孙分裂之端实肇于此。而“众建其国”之策的运用无疑也更加水到渠成。

随着西域都护的设立, 特别是公元前 52 年呼韩邪单于“朝汉”之后, “匈奴势力日削, 已不再构成对西汉的威胁, 乌孙也不可能修复昔日和匈奴的关系, 西汉与乌孙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质言之, 本始三年以后, 西汉通过联姻追求和维持与乌孙结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8] (P56)} 这时西汉政府已把经营西域的重点放在西域本土, 而不是单单为了防御匈奴, 身为西域最大国的乌孙, 自然是西汉需要首先防范的重点了。

翁归靡时, 通过本始之战, 西汉与乌孙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元康二年, 翁归靡又主动要求与西汉“结婚重亲, 畔绝匈奴”, 继续双方的联盟关系, 所以暂时西汉政府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翁归靡死后, 因乌孙贵人共从岑陬约, 立其胡妇(即匈奴女)子泥靡为昆弥。而西汉的外孙, 翁归靡与解忧公主所生的儿子元贵靡却没有能立为昆弥, 显然这是西汉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于是先有解忧公主刺杀狂王(泥靡)之举; 后因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袭杀狂王, 自立为昆弥, 西汉政府立即派辛武贤将汉兵一万五千至敦煌, 预备进击乌孙, 汉乌之战一触即发。

一方面, 西汉政府不可能容忍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好不容易消耗掉匈奴的力量之后, 在西域又出现一个亲匈奴的乌孙, 这样无疑是增加了匈奴东山再起的机会; 另一方面, 乌孙内部亲匈奴的势力还很强大, 不是一场战争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即使在分立两昆弥后, 《汉书·西域传》仍载曰: “然众心皆附小昆弥。”)。在这种情况下, “众建其国”不失为一种合适的解决危机的办法。

“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 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 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 以汉兵方出, 必见灭, 不如降。乌就屠恐, 曰: ‘愿得小号。’ 宣帝征冯夫人, 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 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 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 立元贵靡为大昆弥, 乌就屠为小昆弥, 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

两昆弥之分立, 是在西汉政府无法控制乌孙全国, 使之全力向汉的情况下而实行的政策。两昆弥一为亲汉的大昆弥元贵靡, 一为亲匈奴的小昆弥乌就屠。西汉政府自然要极力扶持大昆弥元贵靡。在昆弥的建号上就以亲汉的元贵靡为大昆弥, 而以亲匈奴的乌就屠为小昆弥。“后乌就屠不尽归诸翁侯

民众, 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 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 大昆弥户六万余, 小昆弥户四万余……。”“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 弱, 冯夫人上书, 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 卒百人送焉。都护韩宣奏, 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 以尊辅大昆弥, 汉许之。”后来的历任西域都护都是极力尊辅大昆弥的。

两昆弥的分立, 虽然还无法使乌孙一心向汉, 但至少亦不可能完全倒向匈奴。即使小昆弥要倒向匈奴, 至少西汉还有大昆弥以制之, 可以维持汉与匈奴在乌孙的势力均衡局面。因此, 尽管“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 汉用忧劳, 且无宁岁”。然而比起大兵征讨的代价来, 分立政策无疑达到了牵制乌孙亲匈奴力量的目的。

二

“初, 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 还过杆弥, 杆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 ‘外国皆臣属于汉, 龟兹何以得受杆弥质?’ 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杆弥户 3340, 在西域亦属次大国, 然尚不免服属于龟兹。经广利之责, 似乎杆弥对龟兹的服属关系业已结束。汉不许西域诸国之间发生属国之义, 亦与“众建其国”之策精神相一致。赖丹后来以汉校尉的身份屯田轮台, 尚且为龟兹所杀。如若不是西汉对西域控制有力, 加之龟兹新王绛宾尚乌孙公主女弟史, 采取亲汉政策, 很难保证龟兹就不会挟持杆弥, 称霸一方, 威胁西汉在西域的统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众建其国”之策的推行是必要的。

此外, 《汉书·西域传》中还载有一些“寄田之国”: “婼羌……随畜逐水草, 不田作, 仰鄯善、且末谷。鄯善国, ……寄田仰谷旁国。蒲犁国, ……寄田莎车。依耐国, ……寄田疏勒、莎车。山国, ……寄田余谷于焉耆、危须。”

这些寄田之国, 想来亦可能被所寄之国所挟持, 造成局部称霸的局面, 如婼羌仰谷鄯善, 而鄯善亦仰谷旁国, 如若所仰之国发生叛乱, 势必引起连锁反应。而西汉在西域的屯田区分布较广, 主要有轮台和渠犂屯田、伊循屯田、赤谷城屯田、车师屯田、焉耆屯田、北胥鞬屯田等等, 这些屯田除了供应西汉军士本身之外, 客观上也向屯田的所在国及其周围地区传播了西汉先进的农业技术, 无疑会减少“寄田”之国对旁国的依赖, 客观上也与“众建其国”之策的精神相一致。

当西汉末年中原大乱, 中央政府失去对西域的控制之后, 西域大国便相继争霸。先是“王莽时,

姑墨王丞杀温宿王,并其国。”接着便是“莎车王贤诛灭诸国。”^{[9] (P2909)}据《后汉书·西域传》,贤先后攻并于阗、于弥、西夜、龟兹、犂塞、大宛、姑墨、于合。如果人口增长和战争消耗相抵消的话,即仍以《汉书·西域传》所载人口为例,上述诸国人口归属在贤下的即已达80000户左右,数目可谓惊人。西域与东汉相通后,“葱岭以东诸国皆属贤”。这无疑更增加了莎车的实力。余太山先生曾指出:

“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教授在对比了前后《汉书》‘西域传’绿洲诸国的人口数据之后,惊人地发现,两《汉书》相间的一百多年内,绿洲诸国出现了人口爆炸,居民数量平均增长了五倍。比如于阗人口从3300户增到32000户,焉耆从4000户增到25000户,车师前后部从1295户增到21000户。”^{[10] (P76)}所以莎车王贤控制的人口数量非常可能超过80000户,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这也难怪莎车要称霸了。

“贤死之后,(西域诸国)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莎车连畔于阗,属疏勒,疏勒以强,故得与龟兹、于阗为敌国焉。”

以上称霸诸国,其控制的人口当不在少数,无疑大大增加了它们自身的力量,以至于有些国家甚至敢与东汉政府公开对抗。比如莎车王贤的印绶由“西域大都护印”更为“汉大将军”印后,“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贤浸以骄横,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又比如“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

以上诸国在西域称霸,乃至于能与东汉政府相抗衡,与其本身人口的膨胀及其兼并他国后引起的人口及实力的巨大增长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这与西汉政府当初在西域实施“众建其国”之策的精神无疑是背道而驰的。

由以上正反两方面的史实来看,西汉在西域实行“众建其国”之策无疑是成功的,也起到了应有的削弱西域亲匈奴势力、保持西汉有力控制的作用。

用。

当然,西汉政府之所以能取得经营西域的成功,不仅仅是“众建其国”之策的功劳,其他政策如屯田、以夷制夷等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则是由于西汉政府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这种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所以西汉政府的“众建其国”之策才能在西域取得成功。

注释:

关于西域都护的设立,众说纷坛。有一种意见认为西域都护建号于公元前60年,立府施政于公元前59年,这里笔者取其建号之年即为其建立之年。

关于屯田在汉匈双方斗争中的作用,导师李炳泉先生及众多学者如韩儒林、翟婉华、张德芳、杨剑虹、马国荣、彭慧敏以及台湾学者管东贵、张春树先生等人均有精彩的论述,限于篇幅,恕不一一注出。

王先谦《汉书补注·西域传》云“五争姑车”,近来学者如导师李炳泉先生等多有人指出,“五争车师”之后,郑吉迎日逐王时并破车师,应为“六争车师”。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贾谊传(卷四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2.文中另有征引《汉书》的资料,恕不另注。
- [2]林剑鸣.秦汉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3]王先谦.汉书补注·西域传上(卷九六)[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 [4]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汉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5]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周振鹤.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J].新疆大学学报,1985(2).
- [7]劭台新.汉代对西域的经营[M].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
- [8]余太山.西域通史[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 [9]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5.文中另有引自《后汉书》的资料,恕不另注。
- [10]余太山.西域文化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

【栏目主持:赖洪波】

【责任校对:张建国】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Policy of “Separating One Whole Country into Several Countries” Which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ccomplish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LI Pei-zhi, GAO Na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policy of “separating one whole country into several countries”, is mainly used in the Kingdom Kushi and Wusun in the course of Western Han Dynasty’s managing and planning the Western Regions. Through this policy, the Western Han Government weakens the force which leans to the Hun successfully and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dividing and ruling”, and remains his powerful domin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the Western Regions; separating one whole country into several countries; policy; domination